

太

函

集

太函集卷之三十九

新都汪道昆伯玉著

傳五首

太傅呂文安公傳

世祖惄攬萬幾倚辦二三執政執政至東甌愈重至
上饒愈尊彼挾先資以億命中幸而遇合其獲丘陵
次藉先容庶幾卷遇次則循資旅進有若貫魚儻然
得之雄距高時由前則難爲後由後則難爲前其相
依也若輔車其相竭也若寒暑夫何以故患失則然
乃若失得不入於心始終不渝其度則呂文安公一

人而已矣公故呂姓出營丘唐御史大夫延之禮部侍郎渭右僕射溫殿中侍御史恭晉中書令琦宋太師端博士荀中丞誨太守由誠評事億皆其本支由青齊徙越新昌則自億始歷六世鏗爲別祖始遷餘妣之新河歷三世而太祖興始籍德王爲李國初法峻卒沿聲近而訛歷三世而生公瓊公珍公珍生懋爲公瓊後公王父也懋生改以行義祀瞽宗是爲公父及公以一品再考公瓊公珍懋改俱贈少保兼太子太傅禮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曾王母蔡氏潘氏王母胡氏俱贈一品夫人封母楊一品太夫人由

青齊歷五百年而興乃得名世弘治甲子六月朔太夫人樓居夢日卓午爍庭中赤光光四表既寤公乃生其後命曰瑞日樓則貴徵也太公故善謝文正則以負劒見公文正奇之斯其殷帝之首服也稍長執博士業文正益多公文夫夫國工異日者當出吾上館之家塾屬其子學士不程督之學士入朝載之俱北紹介而見之費文憲亦以公輔器之戊子與計偕壬辰舉進士其年選庶吉士覆試得公太上問庶吉士若而人誰可屬大事李文康密以公對業已志之心甲午第相材授國史檢討丁酉校列聖御製

文集充經筵展書官既上程書出就南國子司業歲
久則以右中允攝南京翰林院轉左中允攝左春坊
丙午主試京師揭禮樂征伐自天子出爲首義錄呈
稱 旨簡在帝心戊申遜陞兩京國子監祭酒己酉
上命增置夾輔枚卜者六臣末疏公名留十日不下
陰屬耳目跡六臣者何如人既下則惟南太宰及大
司成公以少詹事入閣辦事續修 大明會典充總
裁尋 召入直廬庚戌陞吏部右侍郎東閣大學士
癸丑 上修輔臣功大學士本陞禮部尚書命禁中
乘船乘馬甲寅進太子太保兼文淵閣大學士丙辰

奉旨攝吏部事考察部寺督撫諸大臣臺省諸郎
尋加少保兼武英殿大學士丁巳歷一品考進階光
祿大夫勳柱國兼太子太傅庚申歷六年考兼支大
學士俸加少傳 太上明如日月威如雷霆百官受
成莫不凜凜分宜耄矣胄子無良華亭肩隨深中重
發公以赤心上結 明主斷斷無他猶之清廟鑿刀
和而後斷庚戌八月虜薄郊關 上御永壽宮召
入直諸臣問方略臣本奏曰諸臣民仰望天顏父矣
請亟出視朝安中外心既則以郊保僵尸瘡痍就死
請亟下令掩骼埋胷發賑蠲租京營故多糜軍請亟

更張以善後疏再入悉然納之咸寧侯鸞贊都御史商大節乃坐推避律比失機臣本上言此比附律也即罪在推避宜與臨敵殊科不聽既又言鸞調邊兵入衛以其習戰足當虜鋒今奏自部營兵以距前茅分發邊兵于邊外以斷後殿臣所未喻其意云何且督餉都御史隨地餉軍不爲不預鸞復要戶部載精從征甚則秣馬許掠田禾諱之諱者也邊臣請互市廷臣持之太上問輔臣云何臣本極言不可往虜猝入不及爲謀第一市以緩之固將集兵力大創之耳乃今兵力方集藉令虜入正宜張天討以振國威

犬羊無厭何示之弱也

上曰善悉罷市議毋開端

驚敗誅奉旨再議戎政癸丑徐邳大溢饑民輕爲

邪

上用公言命漕河二都御史併力疏濬發徐淮

倉糧四萬石兩淮餘鹽銀五萬兩遣刑部侍郎吳鵬

出賑之既而河復淤請遣祭川岳之神水乃就道省

臣建議請築外城則以時詘舉贏第自南關首事即

以一面經費三面可以類推上數問輔臣不四面

非王制也于時諸執政及當事諸臣胥命工所公言

城南民物蕃庶或生戎心城之便今既裁南面衡萬

雉有竒自東西北折而屬都城傳諸堞計二十六里

而近工可計日而成餘三面工胥後命天壽山水爲患衝齧諸陵神路石橋有差上遣公視之特旨問狀對曰二水交衝故多潰決河勢環抱法中堪興形勝不當更工費不當惜第濬河深廣下如建瓴可無患矣詔選民間子弟尚長公主待命者三人時中宮火虛命輔臣代選公首舉李和以進從之丙辰上命公主會試丁巳殿門災先築大朝門請減材圍徑差小即舊石燬第追琢新之其年大同歲豐一縉幾得一石請發度支銀十五萬預糴以佐軍興較之年終可省三倍職方郎唐順之言邊事上問邊

兵入衛起自何時臣本對曰　祖宗四征不庭皆發京庫以往正德中江彬擁邊方扈南狩每見者以爲不然自是邊兵果驕遂有大同之謀鷺受兵柄歲徵邊兵入衛金陵屬薊兵入關督臣始奏留二軍防守因循未徹遂以爲常　清問及之計深遠矣光祿寺歲多冒破命舉較著者以聞臣本上言光祿故額二十四萬歲贏其半或以佐司空乃今官掖撙節有常歲費至三十六萬要之出入無藝其弊四端一傳取之弊一關支之弊一門禁之弊一磁器之弊請復舊制月遣一御史科察而籍奏之尚方所需必授符必

登籍以待歲會且法行自近臣等備員近臣常祿有供大官有糈復以在直日餐三飯請罷之上悉用

其言日損再飯先是己酉莊敬太子立無何薨

上諱言儲言者見坐辛亥禮臣疏請公奉旨陳言

自古帝王莫不蚤建太子將以正國本繫人心祖

宗以來太子諸王年十五以上則冠婚出閭第本支

異禮必先正名且天授元良不可以往事槩論不納

壬子春裕王始冠命大學士本贊冠明年請

二

王就宮中婚上問故對曰名分未正不宜並出而

婚耦則上疑軋則下貳且先朝同在宮禁有太后

有中宮有東宮今陛下骨肉親惟二王耳

悉出居外獨柰何自輕卒不納明年復請寢如初庚申故左中允郭希顏上書謬以建立儲爲發語上大怒傳上刑臣本上言小臣妄言建帝罪當死但

二王同居分邸寓內莫測淵衷其在天倫則聖心密定久矣徒以己酉爲鑒篤愛元良誠如所言一留京一之國人心自定寧詎以人廢言上心然之即

諭輔臣景王當遵祖制令之國卒之翊穆考開

太平公誠社稷臣也辛酉五月太夫人以天年終上下卹典並從優遣行人護送馳驛扶櫔歸葬公具

疏謝以哀毀聞洛河入舟 上下手札問疾賜冢子元告扶侍加意惓惓公自通籍以及居喪凡三十稔都文學侍從者十有七都相位者十有三奉命一同考會試一主鄉試四讀卷四分獻南郊再獻北郊六祭帝社稷七遣祭先師雅言避名避利避權三者唯恐其不去已端行郤步後其身而身先李文康故急公不欲出公司業次當出者億東宮且立睥睨官僚詭云汝立逝將將毋而南南所願也文康問公狀公佯諾之司業業已當南面師懼不任耳於本何擇居七年不調由由自如 上卜相始得公下內閣議授

秩分宜密遣家監以告犒之十縉家監嘸之改少詹事秩視大司成等庚戌舉進士賜宴南宮禮官則以輔臣貴重而品在三以位次請分宜擬居三品之上弗從既則擬以品爲差上徑命之居二品末得上坐華亭入相後公者四年公引身下之遂躡公上其後上孳孳求舊擁格亦猶分宜司隸擁公孤諸柄具在肺腑公獨多息竟謝之及司隸暴亡周親內卻公無所預概諸唐虞之揖讓不然乎哉先是島夷弄兵諸郡縣盡城守縣故城江北而江南無城南市殷殷什倍江北公紹介所部請夾江而城有如通州淮

安臨清掎角相守均之赤子寧詎置之度外邪佻者
以爲譁不用命公謝曰吾未奉君命而興大役譁
固當屬江南諸有位者上書下司空議既得請則胡
督府董成迄告成功民不知役于是人人頌公功德
祠事龍山語具華亭公新城記慈谿公生祠記中備
矣公既家食察民間大不便者言之有司請復畝請
均糧既則徵徭銀罷優免由是租庸有調民力以紓
直指使以其狀上之絜爲令 穩考即位公請呂姓
反本以志不忘屬冢子譜大宗躬修新昌萬十二公
庚五公二墓凡諸祖墓各置祭田葺別祖祠改樹王

父墓門人遞以省方至爲公築館西郊乃延東越二大方家聚徒講學公金口木舌壹稟於躬行季年構齋居則以期齋自命蓋亦以先民自期耳寧詎以百年期哉今上嗣曆十有一年公登大耋命監大夫部使者以禮存問里中歲給夫月給米皆異數丙戌公衆一品夫人夏寓書不佞道昆爲之立傳既得卹典遣行人造墳丁亥諸子姓以初度稱觴公乃大歡家慶無兩六之日忽不豫隣里聞室中樂聲公正考終春秋八十有四今上聞計爲之徹朝賜祭九壇遣行人開擴合葬贈太傅謚文安廕一孫中書舍

人國恩厚矣公息子六任中書舍人者四長元進
祠部郎次允又次父進膳部郎叔子充任成均歷二
千石五子覺入太學六子魁授光祿署丞中文字謝
用模文正孫也年十五與計偕中道殤女以烈殉冢
孫胤昌天下士也故嘗北面不佞今守天官尚書郎
凡諸子姓婚姻具在碑志祠部當室復以公傳屬道
昆作者則少師少傳少宰三公述之詳矣道昆不佞
惡能贊一辭往爲郎三家鼎立公獨恢然相度休休
有容並以文事受知惟公相視莫逆卒之邇及難老
三耋作朋要以分宜凶終華亭滋大惟公聲實純粹

即有口者無後言借曰讓名名歸之矣利權亡論也有莘以阿衡相罔以寵利居成功往公由密勿而攝端揆則阿衡事有莘不得尊美矣

奚覺生傳

嘉靖中諸任子競豪舉必求醇厚爾雅者宜無若公子元初呂文安公守諸生逆一品夫人夏是爲公子母時王父見倍王母楊大夫人始踰耆丁亥母有身王母夢王父與語吾兒當首舉子爲吾聞孫若第拊之母子舍以也季秋二十有五日公子生王母擇有乳者寢中與幼子同卧起既見之祚命名曰元始知

方從母奉王母就京師養幼而好弄公目攝之此兒
跳梁且不類諸大父曰否君未睹神駒邪即不馴一
舉千里馴直將爲駿耳惡用跋跋母訓曰毋然亟折
節以安父母公子唯唯遂力學如成人從公之南雍
退食程業駸駸日益既冠公以調虯字之癸卯補縣
諸生再入試皆不偶初薛武進補督學公嘗以其負
氣爲疵薛嘸之無所發則以相門崔氏爲口實壬子
罷勿入塲調甫遂弃博士家言去而脩古癸丑被
恩命任中書舍人自言元父以密勿微勞賞延無似
元猶豚犬耳何敢饕君父恩即異日無能自致肯

雲祇讀父書以共子職公不可方命之謂何始拜命
給事西內歲賜尚方衣公入直 禁中少出休沐調
甫當戶凡將迎報謁率中節文暇則檢中秘書及
先朝實錄以備顧問入奉王母若母務盡驩公得精
白一心無內顧既奉使入楚冊封龍陽王德安王樊
山王登太和山祝 天子壽次王母壽次父母壽玄
君昭格金殿現五色光會倭入東南張甚胡督府故
習調甫具文武材延之幕中受方略既底績督府將
上調甫功調甫力謝之元以使事過父母之邦寧詎
敢冒行間賞餘姚故夾江而邑江以南未及城民居

故饒什倍江北相公移書所部亟城江南惡少焚公
家材木千章格不用命公歎曰葵猶能衛其足吾獨
不能爲州里衛邪屬調甫從諸鄉大夫上書得請而
後從事調甫歸與役會從徐令相度而城之城成邑
中始祠事公以報功德已未會試調甫充收掌試卷
官先白同事十七大夫今日之事公事也母執苛禮
母涉私交且甲辰有暇咎在掌卷元不足惜無寧玷
諸名公諸大夫敬諾遂以次分卷無或參差每房應
中南卷若干北卷若干中卷若干揭定額于片牘中
無或增減既畢事閒無人言再考中書主諸侯王符

冊書券

景王之國金冊悉出手書王母弃世邸中

相公哭踊昏瞽凡諸大事悉命調甫任之時

上遣

大宗伯臨其喪

裕邸遣戚畹大金吾賜祭百司來

吊皆調甫應門人言太夫人得調甫爲冢孫太公之

夢有徵矣

上特賜告扶侍

馳驛南還先發驛書所

過毋庸祭奠舟至不艤厨傳悉以艇踐更津吏候人

殆不知相公且至且行矣歸從呂繕部奉

命治太

夫人喪遂攻形家言得兆龍山爲吉營葬賜金董董

相公悉出歲祿之美諸弟弗與聞公門人張直指按

浙中由中書起即以同官傾心調甫片言無所借資

嘗抵白岳謁玄君胡督府遣王將軍護夫人喪歸葬時礦徒竊發出於潛王掩其羣坐刦輜重悉下之獄調甫白之直指釋無辜者三百人蓋死者半之無及矣大事畢入掌中書乙丑歷九年考進祠部郎元配鄉累封孺人矣再使冊封魯世子郤餽如封楚時則以父母高年幸而康食假以一日之養不啻三公遂稱疾上書請得終養公出居郡則從之郡居邑則從之邑鶴鳴子和不求聲聞朝夕承驩餘二十年所公年八十今上並遣所部存問於家調甫相公周旋亡不中禮既受公命卜兆得新湖之姜山奉公周

覽以爲宜窀穸堂皇隊表儀從旣周且澤其費皆調甫之自出諸弟亦弗與聞丙戌七夕毋捐杯棬調甫遁絕遙甦水漿不入口者三日公飲泣曰毋亡父亦旦夕耳汝於而毋孝矣而父身後將安主邪調甫遵命茹哀乃始歎粥遣子胤基請卹視秩典有加明年相公以天年終則六月六日也調甫愈慟居後喪踰前喪自以朞月而延二親不孝無死所矣季叔曰事親三有禮而後孝子之身終生事居一焉祭葬皆禮也調甫改慮以從季叔匍匐請卹於朝祭葬贈謚廕叙畢周九地庶幾無負其出入艱險則黃河覆

舟阜城遇寇皆有天幸 上遣行人開擴合葬己丑
元日禮成公生祠故在龍山未及舉祭抵所部下督
學議命有司春秋祠事有常復葬地祭田絜爲令既
則公時在郡蕺山復構一祠于彼乎于此乎不可度
也矧可射也纂公年譜以志勿忘自卜地郡南官山
之陽以備封樹歲在寅卯郡縣舉鄉射禮遇逆調甫
爲介爲賓其行義具移督學書中列在惇史晚而聞
道有味乎列子之言生者不能不生化者不能不化
天地同歸于盡奚覺無一人自命曰奚覺生蓋歌陶
而有得者也泰茅氏曰莊生善通物故能齊物不悅

生不惡死故能齊死生夫非獨覺也與哉夫人必大
夢而後大覺耳調甫公孤主器出入金馬門執節齊
楚之都周咨遠覽公在與在公歸與歸宣力公家先
後四紀視諸相舍朝爲市而夕爲虛栩栩翩翩成然
覺矣季年自適其適庶幾靖節其人儻然而遇鄭圃
公家城千古猶旦暮也或曰逢世之佳公子然乎哉

隱君子周有道傳

正嘉之際論道者各主齊盟東越則王文成南粵則
湛文簡瞠乎文成之後者爲鄒文莊高陵永豐則與
文簡相師友自道術既裂專門者持兩端或主躬行

或求神鮮顧襲躬行者以貌襲神鮮者以言要以由
中百不得一即庭内不能無間况望門而瞰者乎鄙
人何知根于心之謂道合于一之謂道不以貌不以
言藉令寥寥爲狂踽踽爲狷苟以是心至庶幾跂及
於中行何以故由中故也潮有隱君子曰周孚先字
克道學士大夫高其義具稱有道云正德中舉粵高
第則趨函丈受業文簡之門于時及門者數十百人
倡明體認天理之學有道聞之若發矇也退而就高
陵呂仲木永豐呂汝德兩先生者揚榷之高陵嘗言
精一執中本日用常行之事原自平易祇人以爲難

有道應聲曰固然其知者易之其不知者難之耳高
陵避席曰克道遠及此邪則爲文簡誦之文簡躍然
而喜斯文未喪吾黨有人及文簡入貳秩宗有道從
永豐送之千里有道瞿瞿然適也將罷計偕永豐謂
其倍于中庸乃就高陵決筴高陵歎曰行藏猶饑飽
耳吾自知之吾自筴之如以吾腹而度他人之心懼
既飽而強飯有道于是乎歸隱卜居桃谿則以毋蕭
春秋高第白首子舍乃築善養堂以侍晨夕躬帥楊
恭人奉母歡築求志堂于西山聚徒講業跬步不出
戶外竿牘不入公門考直方處士故祠事大宗有道

增葺之準家禮行宗法置田以贍聚食佐粢盛嘗與所善者姚世郁偕行姚及僮僕皆疫有道義不避難生歿相依歿則殯之歸其櫬洪直指垣按粵從文簡游有道出入與俱相悅滋甚伯子光陽應鄉試有道堅自閉不與通畢試失光陽直指謝不敏有道自謂非祁奚子終不以舐犢故于使者權歲壬寅有道艾矣寢疾且革聞鄰有哭聲力疾援筆爲詩待期而盡其詩曰日月有晦望草木有冬春榮枯理則然死以反吾真蜉蝣有旦暮吾年已五旬但念生理順勿惡死爲隣即革攝衣冠出正寢拜母永訣母幸無恙兒

從此辭顧命恭人婦在猶子在也悉出揮施篋笥分
給所親乃屏婦人得正而斃三子奉治命得兆西山
光陽奔文簡乞銘其質行可概見所部采郡縣博士
諸生黨正里胥議奉有道入祀瞽宗人言有道通窮
達一死生隱則真隱儒則真儒根極於心無庸言貌
爲也借曰文簡之自出其殆青於藍乎海南歲侵島
夷大入桃谿不保三子負母而嬰縣城舊廬爲墟有
道手澤無餘燼矣其年母即世伯尋亡仲光命季光
鎬暨冢孫篤棐奉母喪祔西山即文簡所志墓也三
年喪畢季舉孝廉北面永豐執弟子禮永豐知故業

及于兵燹出一二遺草授之歸居無何篤棐以明經
首舉相與校讐入梓纏纏乎入道之言及季對公車
最天官考贈父南京吏部文選司主事既守順德最
二千石贈父中憲大夫譽命洋洋率敦高尚予之

勅曰抱道之士予之 詔曰碩德名儒季由蜀郡歷
監司叅知政事博學礪行具文武材居然君子之子
矣司馬氏曰周之先居道州元公後也別祖曰梅叟
守潮而家焉有道祖述元公則世類以也宋大儒猶
五嶽元公其宗與南粵之學昉於陳盛于湛世之
耳視者一爲玉一爲璠顧文簡得有道爲徒是足以

大吾門矣昔仲尼登鮑叔於管仲直以薦賢居多即一匡之功視片言詘矣彼其伏鵠卵者必魯雞也吾于文簡亦云

世叔十一府君傳

吾宗分門者三吾門爲上高祖而下宗曾大父伯鳴公曾大父而下宗世大父守仁公世大父生十一府君字文盛諱良榕蓋繼別之宗是曰世叔次世大父者爲先大父以不孝貴贈侍中世大母徐出路口蚤歲皆不宜子弘治甲子正月大父始舉先府君二月舉先叔十府君歲杪世大父舉十一府君一歲懸弧

者三三者皆人傑也吾家自曾大父以上率孝弟力
田自大父亢賈始宗鹽筴世大父亦罷北賈與大父
俱相與起甌括徙武林業駸駸起世大父則以中歲
僅獨子宜蚤婚媒氏謂谿南吳翁女良第差少耳上
之上吉叔母年十五而笄世叔出武林從世大父受
賈世大父若吾大父目三子皆能賈吾兩人者盍歸
休吾父叔喜事而張其息日削世叔獨操故業斷斷
無他歲計有餘資斧日益于時七穆並起世叔爲尉
即不自用其長當大事能無懼已亥海大溢沒課鹽
數十萬有奇諸賈以資斧亡皆號泣世叔自若或叩

之則曰天災流行亡于此則獲于彼乃今上游之賈
三倍矣所得倍于所亡既而果然諸賈大服邊商故
憮忮率自逞齷南人脫有違言南人爭辟易世叔列
邊商不法狀言之御史臺比出臺門羣黨攘臂以當
世叔世叔大呼臺垣之右御史遣胥徒逮之既而同
曹擁大眾赴市中邊商乃負世叔他日遇之道皆避
道左脩故驩丙午曹御史忤按部中當掣期檄周山
人監衡石駟儉釀諸賈三百金陰行覲事覺周急自
解而首于曹覲者以釀全爲差列世叔名居首曹捕
之急世叔亡旣亡諸父皆荷連徑挺身入圜土如坐

名即主則榕在諸兄弟無辜如坐所由則榕亦無罪
曹故鬻捕者率九死一生會以奔喪行代者爲邸御
史先屬袁司理按其事罪在釀者三覲者五要之其
投有郤山陰居二焉鄢以爲然世叔得免及冢子道
喚受賈視世叔愈工不策而居贏得過倍世叔則以
大司農歲入淮奉什二浙奉百二浙僅當淮之伪故
今上賈賈淮若第徙業于斯而翁從此歸矣歸則治
田宅浚陂池上堪輿樹丘墓里有常征則先發邑有
大役則先受工工作紛起則神愈王氣愈充暇則塊
然如坐嘉石日召縫人一使司門梓人一使治木稚

言古人以宴安爲鴉毒固非虛言吾聞丁丁斧聲如
奏控揭祝啟藉第令墻面闌其無人則惟恐卧次子
道曠爲郡諸生尋入太學爲園十畝蒔花木百章世
叔怒持斧斷其楹何物狂且干吾家法冢子奉詔例
以貲授叅軍世叔叱之寧詎輕千乘之業而博一椽
先是道昆東游學禮世叔乃資餼脩既通籍數歸寧
每從世叔論事世叔笑曰兄子不解事僅持文墨得
官惟直少文蓋其天性顧其中長者故閭里鄉黨多
歸之老嬰末疾必扶掖而後行曳杖蹠蹠出入無倦
已卯十月喪吾叔十府君十二月祔世叔辛巳八月

齊先府君蓋父黨二十餘曹三府君皆以甲子降三
壽於是乎作朋矣二子將舉世叔喪旣屬道昆志墓
門之石卜期不得姑緩之孫一濛謂伯父方討宗盟
請爲大父立傳竊惟世大父修八尺昂昂若梁木高
十仞而無枝目光如隼鼻如狻猊敦朴葆真蓋葛天
氏之民也世叔狼胡虎視彊幹而聲揚即悃愞無華
猶之乎三代直道之遺民也冢子貌不若祖爾而心
計過之殆今雍梁宣曲之民耳顧世叔倍世大父之
業三冢子倍世叔之業七無亦受命於天而已豈惟
受命於形哉揆之天時世大父其始復也長日至矣

世叔其春乎冢子其夏乎一爲蟠根一爲本實一爲
枝葉其所由來者漸矣概諸父作子述世叔其無憂
乎

再從叔十六府君傳

諸父二十有一人皆七穆之自出王叔父守中公三
息子長三府君次七府君皆吾伯父叔居季是爲十
六府君叔諱良權文時字也王叔父從余王父賈鹽
筭由甄括徙武林王叔父歸老于家三府君居中握
算七府君居三衢職交易十六府君由海之江之衢
之歙職轉輸時世父十一府君席故饒業滋起是三

府君者以材力勝駢肩及之時王叔父倡五宗新路寢私治賓舍一子舍三凡百供需不徵而集克家有子其力居多要以伯氏沉潛發必中的季氏善心計固無它腸叔齒居卑嚴事先司馬先司馬謂叔如其豁達大度弟不如兄如其與時逐得萬貨之情兄不如弟少相與習技擊先司馬冠軍叔歸而與從弟有違言不相下叔且擐衣從之矣從弟白先司馬狀先司馬善言平之陰讓叔曰吾故以若爲虛舟如之何觸石而輕嘗之也叔謝不敏由是愈益恂恂王叔母蔣棄桮棬諸母各持家秉時巫覡爲政諸子女時以

口腹爲殃神降輒命沙門修佛事入歙鹽價悉橐之
家遞遣一老蒼頭負笱如漁者括常山如外府諸掌
計亡敢誰何頃之喪伯氏武林叔代轉轂毋錢浸削
贏得歲減有差而鼎足三分其費滋溢叔傷伯氏之
不憇也內政之多門也漏卮不可取盈是日不可復
振也每操書計則瞪目齁齁遂投筆而深自傷吾力
竭矣先是三府君即世內有煩言屬余居間諭以大
義伯故長者無寧以苛細毛舉之至是諸子姓呶呶
亦以歲會來討叔無以應屬余居間余察叔重爲邪
無所問語其出入參若一語其功則季孟同叔聞而

有概于心兄子得我矣我之自我惟所命之不爲厚利而牟寧務苟得不爲名高而矯寧居下流飾巾待期則吾事也卒年五十有二爲嘉靖庚申叔母程出臨河乃今八十有一母黨之上壽也余雅言三府君有長者行後世不啻土崩天道果無知乎莫之致詰叔六舉子視吾黨最審長道照次道原次道敏亦在魯衛之間次道顯儒而歟次道晉次道弘六位正而龍興其五且夾輔之矣仁者有後故難爲前借曰無知爽于孟而徵于季說言乎兌六子乃周則西成之卦也多男子則多累殆非伊耆氏之言華封人無庸

辨矣

太函集卷之三十九

太函集卷之四十

新都汪道昆伯玉著

傳五首

許本善傳

嘉靖中歙人許穀上十三策先謁守令言疆事所尤急者三歙附郭不城此國初制也頃島夷入浙列邑悉城歙雖巖居其東略相唇齒且括徒盜金穴蟻聚遂安即有不虞非城不守乃今百里子來以奉百姓力足舉羸上兵伐謀請亟城歙歙連六郡矜保界以壯金湯惟中丞直指歲周巡郡縣畫地而治雖在甸

服請置監司分部之歲久承平尺籍皆不爲賴徒餉
丁夫以代受甲率不教而弃之請置材官訓一旅以
備緩急越在草莽願爲肉食者謀守令心壯之格不
達歲乙卯倭突越圍西奔時太守陶公代朱公聞警
未發寇潛入界始徵衆登陴四顧城下無周隍民居
或傳諸堞朱下令亟夷版屋毋延火攻穀宣言曰寇
或薄城吾嬰城以守凡吾矢石所及内外皆爲吾藩
效死而與民守之古之道也智不及此未距守而先
毀夷脫有漏師示弱已甚陶公謂善地利不如人和
東門當虜之衝且近縣闕閭視城內等若能爲我守

東門乎穀奮身應曰能則擐短後操長兵先登以爲
民望朱目攝之曰壯士是嘗以三策于縣官適未用
其言以至於此寇深入乃遂五門史令以安車奉老
母躬挾圖籍呼東門穀堅閉如故今日之事軍事也
即君命有所不受何有令君穀智不逮挈瓶守不假
器令望門頓足曰君以吾不令也者而弃之吾無憾
有母且老死則何辜穀曰自列邑以首鼠敗謀寇至
不知所備彼其所處劙者係累者夫非盡人之母邪
藉第令城成太母有安宅矣令仰天而誓曰吾悔不
用君言所不亟城者有如日穀乃啓門內令跋踏而

謝無謀穀盛軍容晝旌旗夜火鼓踐更者以期至失期有誅冠五十三人聞先聲而退二舍乃由間道出宛陵薄秣陵而東京邑騷動陶朱二公舉酒相勞令始堅議歛城度地鳩工必得是夫爲植會行部以例授章服令得假穀便宜則予一騎出入郊關二胥持白挺前諸不用命者受杖穀曰此吾父母國不任者非夫經始議裁既議版築既議塽埴延袤若干里睥睨若干堵亭障若干所計費城旦若干緡令握算覆之不爽尺寸既告成事折節歸田先是父處士引年各以千金授三息子伯禾用積著傾郡仲即穀字本

善生而豐下魁然丈夫少以少技擊豪即壯碩益輕捷挺一劒作盤旋舞睨者莫得其瑕馬上橫槊絕塵而奔挽五石弓無不中命人言乃公便便耳夫非戰勝而肥者邪伯風仲曰吾汝起田間汝不問家人產吾稼汝稽聊足以供春秋因自命曰春田而命仲曰秋田日幾幾望其穫矣處士耆舉季子稱伯兄命之儒仲負不羈且格猛噬嘗被酒卧嶺北虎以食犬後至枕其脰而覺之起而熟視曰彼無忮心乘卧殺之不武遂舍之去人以爲神比入少年場則比竹投壺謳歌蹴踘無不中節雅言隆準公大度彼儒冠安足溺

哉故薄爲儒及謝縣大夫黜訓詁而理章句乃更爲文公小學故不襲陳言行吟里中壹稟于自適將服賈資斧不具伯予千金乃販繒航海而賈島中贏得百倍舟溝浯渙羣盜悉掠之伯再予千金就近市賈適歲凶民有辟悉發窖粟以賑磬磬伯三予千金無德色仲乃擇地而賈賈就李之皂林仲始至諸三老豪傑爭以牛酒勞之仲逡酶百觚會暑甚以厥暴仄其年庚午當鶡火中其生與余同年同月同旬先余五日耳行年未艾乃即首丘惜也仲從磐溪方處士受室初不宜子乃進吳姬嫡子三長景曉以掾吏待

除無祿即世次景曜更名師古故籍郡諸生頃投筆
而錄塞上功封十萬戶抱舟師浯澳獲盜艘海外面
縛百人掠仲舟者若而人不則其子或其黨也自言
太公假手於當戶子敢不伏辜旣自浯澳徙中平則
故鄉也讀父書舉遺策儀若干其身親見之次景章
行五庶子景星行二爲世父後主太子詹事簿次景
星行四次景晨行六嫡庶通舉間若一以文武顯者
各一大岳之胤居東門稱閭右者首東門氏相公
爲仲諸父伯仲皆嚴事之仲小饒供具相及庖廩及
舉內史第一與計偕仲奉一縉爲取酒資業已垂橐

相公得之甚視伯有加師古自言不自意食先人之報于大父行二子始有今日仲即豪舉出入不倍于人倫少伯十餘年父視伯長季二十餘年子視季斯其以孝爲友不亦恂恂長者哉比閭里質成片言立解務倜儻矜已諾翩翩古國士風即當阨即歸真適有神明之應舟下浙江覆相屬者十有八仲施施自若若有神人維舟而濟通莊其沒皂林居人戶祝之以主土地應若祈嚮迄今春火不衰生爲俠士歿爲明神仲庶幾矣司馬氏曰劇孟匹夫條侯得之如得一敵國俠矣哉然以俠終則偏師也本善以布衣盡

策抑孰知其雌雄及三策畢行功見言信卒之引身而退一龍一蛇老氏有言不欲琭琭如玉碌碌如石則本善其人乎師古具文武材職在旗鼓軍志有進無退師古勉之臨事而懼好謀而成吾將以是爲教父

儒俠傳

昔韓非子排儒擊俠史遷述之余竊討其不然無寧舉一廢百文則苛細文而有緯則閟儒武則彊梁武而有經則節俠二者蓋相爲用何可廢哉余發跡郡諸生習同學方在宥及家食因在宥三丈夫子善方

景真景真結余仲氏爲肺腑親其人長者故嘗執博士業去而治四詩攻六書即修幹魁梧冠不危帶不博王父由聯墅遷巖鎮依近屬居焉父幼而瘠不能問家人產景真年踰舞象出儒入商問父故資則世父董出入幾盡矣父收餘燼將改園慮景真少年或生得失則橐以授家監福歲取息供需景真脫婦裝益之賈齊魯母汪故爲富翁婦齋用紛華浸久不鮮居嘗快快景真擾婦之腴以薦母母傷母心福載木棉二艘艤三河口會上命開留河通運道截舟行一夕暴漲滔天數千艘皆葬魚腹俯仰相顧脫粟不

歷在宥故多景真此九方之國馬也乃召景真主鹽
筴厚糈之景真雅以然諾重諸交游喜任俠汪子木
五世祖墓矣其妣媵也藁葬累百年適子孫力持之
不得合葬子木憤無所發仰天而呼所不祔者非夫
第求劙俠以佐吾事景真撫其背曰無已甚此可以
禮法爭也即三尺劙無所用之幸而聽吾則三寸舌
足矣歸而伸大義諭諸適子孫陰上吉期率諸力作
一夕爲之合葬即子木不知也諸適子孫皆以爲義
舉無間言鰥者程其章春秋二十有四景真具三十
金爲采逆胡氏女室之後程須三百金募舟濟上三

益附舟東下次清河寓毒毒諸同舟席捲而遁既覺
將自沈舟人言景舟故急君近在爪渚比至則解衣
衣之肱篋廻之于時景真以詘爲羸且垂橐矣頃以
河舟之厄父四息則叔季未婚父與子胥汪孝廉籌
之乃今惟新故二舍耳四子則已婚未婚各爲耦闌
分之顧在巖鎮者新居爲肥故聯墅爲廢業即已婚
者得巖鎮則助叔季納禽或未婚者得之無庸助矣
景真乃得廢業卒助二弟婚即仲故以婚貸于鄰卒
代歸責景真在事蒸蒸然厚于人倫義激則響應之
無所愴胥命鉛槧將爲名高在宥日討而訓之若賈

人子耳良賈競競墨守毋耽曲蓆毋昵廣父景真不用其言心隱隱有郤遂削歲精禮意少衰夷醜不平將扶義以要其復景真不可無寧居其薄負伯疇昔之知從頌而辭結社如禊稱聲詩作書契傾其曹客言以景真之材朝發夕至足當千乘之客寧事刀錐景真謝曰伯固以此詬巖耕寧詎甚而懃伯且父母在不敢以不肖之身徇人旣終毋喪北游臨清之滸市遇文學吳寵時園子嘉誼介文學而見景真退語文學曰魁然丈夫得時即駕文學曰善顧馭之者何如入浸假可當孫陽慎毋失斯人也肅之張秋奉千

金爲壽居三歲察其俗故偷悉收母子錢畢歸國子文學問之故巖耕安敢疑千金此中市猾恣睢商賈輒至賈平則息滋薄姦藪則禍易生無令它日傷吾子之明且得過國子國子避席君固薄此邪嘉誼將傾橐授君君主長蘆鹽筴此其羔雁耳景真高其義且持兩端汪氏姊執景真衣泣俱下吾弟吾家柱石安事遠遊在宥亦固留之俯首陳謝亦景真棄伯伯固未嘗薄景真留無行復屬掌計及在宥即世諸子三分之景真故在荊州將以賣茶入蜀資斧董董聞者爭附之輦二千緡一日至時二弟碌碌人下召之

與俱歲在龍蛇虧贓得過當景真歸利浸減人人生心
既而入穿窬降熒惑什五歸亡何有之鄉景真長太
息曰昔魯仲連脩安平君政坐此耳遂奮身入蜀恢
復乃歸景真故豁達自如知人善任博徒葉宗魯小
有材首事以宗魯先卒得其力其後用程宗敏躁而
疏嘗構惡少相仇故焚積著千金以上景真無所問
愈益任之既又焚者踰三千難猶未已授館則沙市
顯者有司坐償屋價三百金遂下士師人言從此得
而甘心矣景真陰授方畧令藉景真名貸而償之聞
者呶呶有是哉其迂也景真深自念曰昔秦穆再免

孟明而霸孟明三報秦穆而伸使余不遇伯氏若國子君賢於宗敏僅五十步耳荊州西度河出沙市故老方鑑方鑑爲橋曰白雲橋旁築一庵曰白雲庵蓋景真大父行也歲久而圯景真獨力更新及張太守奉命疏河削方氏署名攘爲公績太守去郡居民請復之景真笑曰利在橋不在名且橋在名亡則亦未嘗不利橋亡則利俱亡矣焉用名衆舉手加額曰此長者之言也荊州俗有小神能爲淫蠱抗之則縱火輕則揚沙蓋夔魈族也方氏僦舍故覆陶爲屋戶祝之一或不虔燔其室吳子甲代至奉如初神以腊月

當生辰比屋薦白雞鷺灑血以祀巫以竹卜得勝兆
乃行景真以爲矯誣端坐自若比中夜不得睡祈者
百端巫曰無將以新客不拜留行乃得兆衆彊景真
拜景真命之曰吾一拜而兆則有神拜下果然衆皆
咋指景真誓之曰今而後神無虐吾家祀事有常否
則淫昏吾滅而祀由是而神不擾事聞新都在宥謂
曰能敬之不若能遠之景真再至荊州移文神所遷
于白雲庵之隙地遂絕響無聞巖鎮面水之居從兄
弟受直而歸者半季以及目去之蜀將求他婚季婦
銜之無所歸咎將釋憾于冢婦樞內多惡聲景真歎

曰吾過也用婦言而戕手足無不祥大焉比中居室
兩楹兄弟具在故嘗請命司馬署曰有方違言起于
閨帷非禮也吾謹避之耳遂卜中市治一室余更署
曰立庭避舍而居即長舌無所賴矣季不受命將漁
色平康法言不從長傲自遂乃載重逃匿招之不歸
召者詰之則曰必欲相見毋計故費毋問今羸乃可
景真敬諾第召之來吾故無以爲家視在原猶在四
體乃今幸有託矣詎忍閭牆季信之歸而蒲伏謝過
嘗言禮之于人大矣趨庭之教于是乎皇皇遂以三
禮授長子斗符是爲仲氏甥也泰茅氏曰謂景真儒

宜非游夏謂是真俠宜非原嘗要之質有其文儒行
彰而儒名掩矣乃若通有無急緩急解紛排難無論
戚疏概諸中庸不越乎規矩準繩之外此之爲俠春秋
所難由今以談謂之儒謂之俠可也謂之非儒謂
之非俠可也謂之儒非儒俠非俠亦可也胡然而儒
也胡然而俠也韓非子將焉傳之

聶少翁傳

聶氏望清江自漢丹陽太守始其功德著邦國洽幽
明自漢迄今廟食勿絕子姓之英六七作世濟其靈
或爲王或爲王太子皆既歿而封者也具在祀典比

屋社而稷之唐宋之交徙歛而真人出人主北面賜號逍遙太師鍊師紹元則諸孫也其終始靈異具余傳中少翁生清江蓋玉笥之胄也曾大父庭脩儒行息子五長公播歷太僕丞太僕舉獨子時籍太學少不宜子太僕三禱茅山夢茅君賜一嬰兒是當而戶歸而少翁乃降與夢符既孤弱不勝輦革近屬多子直以其卯也者而破之少翁則以祖禰皆慕長生厥有世德浸假不死之藥可得庶幾乎骨可肉死可生即骨立而死爲隣吾知免矣乃分遣家監詣名山求異人居數年至者皆亡驗太學故得通微顯化真人

像少翁虔奉之齋中冬日一中歲士皂帽布衣踞石
當門有飢寒色少翁肅之入居齋居煬之爐擁之緼
且奉湯沐進机羞居浹辰得分遣求仙狀乃探囊出
靈藥一七餌少翁無何膚革充盈神駸駸王矣少翁
奉百金爲壽麾而屬舍人子悉製衣履散諸黃冠居
三年有嚴無怠乃始抉五氣之精撮三元之要屬耳
而授少翁戒以勿徇匪人勿泄天寶由此遇合當在
都門時方士恣睢負乘致寇母縻好爵人禍從之吾
從此往矣旣去異香滿室踰月不衰諸長老言此儻
然來耳若幸無恙弟亟以貨爲郎少翁乃待命大農

將受業函丈會有 詔開武英殿試中書諸當路率
推轂少翁籍名待次既遇先師都市申嚮者言若在
尚方幸一染指足矣無寧望君之腹後將噬臍時陶
秉一顧秩宗親近用事乃索少翁方藥進之齋宮且
曰縞帶何爲君不蘄玉而玉至矣少翁力謝不可藉
令亡驗且于文成之誅師又言此中有至人二少翁
遇之白雲觀一曰頤中一曰全陽全陽乃授刀圭發
最上一乘之秘授畢申戒如初少翁則以古之大隱
居朝吾其爲環中隱遂藉奉使歷嵩華取道漢中聞
鄖縣故有王母祠去縣三舍皆鳥道乃挾僕夫往始

望陰絕不容足至則陂陁可登日晏抵古祠一叟黃
冠端坐少翁稽首始進而與之言此玄君師謐毋祠
非王毋也少翁膝席問道叟咷曰汝出仙胤汝師通
微顯化真人爲余石交故不避君耳口授真訣直指
天元悉發石函無復餘蘊授畢申戒如初乃薦以黃
精潘一升令僕夫削竹籤引庭柯各得一缶黎明乃
別辨色入郿居人謂信宿何留僅一夕耳詰朝再至
率履皆巒巖一菴頽然惟魁父之石離立舉首則墨
書雖有拱璧以先駟馬不如坐進此道末署玄玄師
書方外聞陽陽子以日者游日鬻卜數百錢輒賙不

給少翁遇之岱岳師事之師曰君既得師且得道吾祖素王二十八世孫也未嘗以道名吾友西蜀郁真人名守一號蘆菴其人受訣上仙足以發君多聞之所未逮吾悉授君矣申戒愈益諄諄既由北岳出燕關自削仕籍會司城籍紀寺人宅得通微顯化真人像其應甚奇其上有英廟璽書少翁始辨真人賜號玄玄師所友即先師也因佩師訓卜居通都以求藥品以固形骸從而周游求侶結侶求資乃自王侯卿相以及畊隸緇黃靡所不親自燕代幽并趙魏秦晉齊梁荆楚吳越甌閩百粵三川靡所不至至則懸

壺市藥一粒一繙遇詣顯者倍之顯而有急者又倍
客言疇昔散千金者并胡爲乎以一七而競錐刀少
翁嘆曰吾無他技非此吾何以糊其口於四方吾不
貳價要之託此名以玩世不管陸沉手起千人貧乏
無所索嘗試諸臧獲或耄而孺或禿而鬚京師嘗劑
一比丘尼投里婦胎舉一赤子生三月而少翁至輒
揚聲呼少翁其家與之少令出家歸翊教寺星四周
無所遇將倦游則以太嶽太和山學道者之淵藪也
乃購地元君殿左築室八楹範金爲玄君像一尊四
將咸具各高七尺屬住持周進禮供奉之居七年供

諸方外往來者以億萬計嘗坐自然菴密室室中奉
純陽真人俄一異人入室中鬚一莖下垂及趾少翁
跽而問道異人長太息曰知之非難行之爲難又問
曰惟天無親親于有德凡三問異人盱衡詔曰子故
有三耳即七竅已得六通特未達一間吾當一吷顧
子之先師爲政無所事吾吾特舉其全耳授畢申戒
如初問姓名乃指室中像少翁九頓首不知所之大
僕故丞滌樂滌有佳山水小築烏衣巷少翁當室拓
而大之更築二區一爲仙史館一爲灌木園中園立
真人祠祠逍遙公也左爲黃庭舍右爲驪珠室水月

亭祠後爲梅雪樓則太僕有夙徵矣館授二子亦中
分之長曰多聞居篋居仲曰升聞居籜居當是時舉
孫民正民至民立民玉凡四少翁自言吾以獨子將
受蟬幸遇至人而生乃今子姓林林即不仙爲不死
矣少翁三入歛主函中拜真人祠復芻源墓屬余討
舊史氏爲之立傳主碑墓既封且爲之立碣往余禮
少翁于白嶽意其年僅及彊既相與抵掌而論先
朝則先余詣闕下者十年矣即行年七十以上不
啻也少翁自言閥人多矣視余乃始莫逆於心余先
世亦出神明門戶之盛有若秦晉顧雲門玉笥之間

二三代起越國寥寥千載閭乎其未有聞先司馬負出世之資卒老人間世余小子少未聞道中年而學無生楊氏多岐漫無適主以是而希至道猶之以蚕負山要之惟余小子獨知少翁故爲少翁立傳

共程傳

在謚法執事堅固曰共其姜之所爲共其節固矣厥有從一不貳以苦節特聞歷二千年而有共程則吾宗王毋行也程出忠壯公後王槐塘新都世家則二姓爲秦晉共程曾大父人善吾大父皆贈侍郎父曰嗣恩受室貞白里吾宗古曰時揚公遷嚴鎮至恂公義甚

高嘗築舍以居貧宗務振人之急事聞所部書掉櫓
表其間恂子良玠以末疾痼終身家乃不造息子二
伯鍊仲欽伯子逆共程獨當戶共程謂君家故受賈
非賈何以治生遂解橐中裝佐伯子賈伯子曰善就
近而賈海陽驟致千金者三稱良賈矣既復以質剏
出入徒宛陵居數載一再倍之庶幾纂乃祖服無何
而瘵亟歸就醫共程爲之贖湯藥禱神祇心力既殫
幸保勿藥仲子代賈則與土著有違言釋業竟歸白
家大人趣伯亟出會天寒大雨雪至桓嶠不能前乃
杖枯竹測雪淺深踰踔而進中道疾復作至宛陵浸

深力疾而理歲會月要勞益甚自顧無起色輿疾而歸共程爲之贖湯藥禱神祇不遺餘力姑入間者因而生心凡諸伯子所需什不得一伯子快快彊顏解之越三年而伯子亡共程年二十有七二女呱呱耳逝將繫組以殉黃泉門內外親曲諭百端卒不應會母鄭來唁涕泣而告之曰良人見倍且無遺孤即自經亦若敖氏之鬼耳雖有內郤毋亂大謀異日者而叔再索得男其一可爲良人後良人無子而有子血食在焉視匹婦之諒徑庭矣共程唯唯大事乃襄日閉閣擁二女雛煦沫之凡百無所預姑主先入庭內

勃谿繼以惡聲殆不絕口而祀如綫絕矣恤緝何爲
共程不渝則殺其衣食不渝則毀其器用又不渝則
躡躡其房皇共程度且不容乃因母黨而告諸宗長
老諸宗長老讓舅若非伯子無以爲家顧茲中興唯
伯子力不幸中道即世骨肉未寒忽逼而婦婦他人
吾宗安用彼舅亦爲之扼腕謝不及知于是諸宗長
老主盟爲舅畫槩面命仲子爲約約以六百緡爲嫠
母女貲歲以子錢六之二給嫠爲二女存其餘以待
嫁署赫蹠二一授仲子一授共程共程賴是少安則
以舅在及仲舉二子共程復籍毋黨及諸宗長老請

于舅立仲次子一深以後良人里婦以其私問曰之
人也善忘疇子其子共程則曰未亡人可須臾無死
者爲良人世祀謀終不以釋憾故而翦良人此吾始
願也舅既沒共程一女殤姑詩如初復逼之嫁共程
誓自決諸宗長老同伐其謀歲給之貲減舅什八九
息女既字如約請治裝資仲子佯應之卒不予共程
悉出伯子故橐僅成禮而行既爲嗣子一深納吳氏
婦舅遺家人產固當中分仲操利權給婺之外無竒
美一深呐呐事共程不啻所生比居庭姑婦由由安
也諸宗長老又言共程備嘗險阻艱難顧知大體徇

公義屋圯矣伯子將葺之而未遑既水復侵圯益甚
共程歎曰嘻自我而失良人心不義遂脫簪珥以倡
近屬得二十緡是舉也堂構爲重刀布爲輕即丈夫
難矣申包胥之言曰人能勝天天定亦能勝人處士
以伯子與伯子以代仲子天使共程無從頌而死乃
竟不天卒奉母氏言將有待也及不得于姑氏即九
折其無如舅奪公議孤寡僅存已復中渝天未定耳
乃若不脩宿怨慨然立仲子之子而後之即哲婦或
有褊心宜不及此乃今有子有婦相忘于母子姑婦
之間天道昭昭久而後定非人力也不佞將爲近屬

譜故立傳而載之

叢睦汪母吳孺人傳

不佞道昆受命諸宗長老爲近屬譜凡諸內則皆得
與聞叢睦出土明公鼎足而分若屈昭景大叔父以
從事直 殿其名學忠受室谿南則吳孺人也歲壬
辰秋八月幾望孺人以天年終女史布狀以告司書
概舉其聖善將載諸宗祐孺人毋儀婦順悉備大者
無如廣胤以昌吾宗其始結綱年僅十五居七年所
舉一女而殤自以孱然若將不勝懼不宜子越國之
宗祀重矣無寧以一人故而閼之于是邇進如孺人

者二人姻以內雍雍如也居有頃張姬一再索皆得
男一索得女王姬再索皆女孺人率乳哺之襁褓之
食之教之既而納冢婦黃介婦余余倍二子以唐繼
長女歸吳太學繼芝無祿蚤世次女歸許舍人立功
是爲執政少傅公子季女歸吳太學夷仲是爲余內
兄子孺人視二子則子二婦則婦二孫則孫三女則
女三甥則甥若子若婦若孫若女若甥恃孺人毋之
不啻其所自出鴻鳩之愛本之乎壹心孺人是已人
言吾宗有造則孺人昌阜之長子一鵬以國子入鴻
臚署次子一鶯籍郡諸生和氣致祥內德茂矣女史

又言孺人始饋特豚即奉姑湯藥姑目召新婦亟進
屏諸御人比執姑喪易不勝戚遇舅內嬖下姑一等
遇伯姒無違言伯氏故受博士詩中道而殞孺人村
主子長矣則以孟當戶季習博士家言命之曰伯考
數奇所不足者非力學也孺子將瞑尔大父于九地
勉矣勿忘季及師門授幣授脩授庖授廩夜讀則命
焚膏烹茗遞進飢授簪寒授爐季婦余亡孺人代撫
二息子有加愛里中素封相望從事公故饒孺人不
居其羸其自奉穀矣糓服猶衣大布從事公請易以
繒則謝曰吾不于其躬之美而美吾衣是殆斷檔衣

繡者耳吾將令後世師吾儉也寧詎作法于奢至若賓客往來鄉隣緩急即家丈人爲政孺人率自庭內辨應之黃氏姑故大家業中落析而獨爨孺人逆之旁舍衣食之終其身且撫其孫爲之納婦里有程嫗嫠而貧孺人閔焉恤之遂依孺人以老及疾幾殆飾巾待期豫以倉箱局鑰歸從事公啓而視之井井各以其所迄于永訣訓季以正言吾方待孺子而大吾門今不逮矣人子之所夙夜無忝尔所生孚而化翼而飛生之屬也異日者決扶搖而上庶幾乎無忝哉而毋暝矣司馬氏曰吾宗出穎川文王周公之後也

周南始關雎而亂麟趾襃然而首國風成周有道之長由內治始螽斯穆木壹彞于閨門顧太姒之百斯男本支具在孺人諸子女皆庶也屬之毛離之裏不亦烝烝乎厚哉少傳公以詩起家深于詩者也素車而出臨孺人喪聞余言而領之司馬氏是可與言詩矣

太函集卷之四十